

## 箫岭与王兴伟就2011年展览《王兴伟》的一次非正式访谈

地点: 麦勒画廊 北京-卢森, 北京部

时间: 2011年10月15日, 下午3点半

NC=Natalne Colonnello, WXW=Wang Xingwei

NC: 在准备了两年多之后, 你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次不论是从观念、还是绘画风格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个人展览, 这什么原因呢?

WXW: 上一次我的个展名称是《王兴伟个人展》, 这次的展览名称是《王兴伟》。这次展览中的很多作品也是无题, 后面的括号只是作为标识, 加以区分。我觉得很难找到哪个特定的词最准确地形容我现在的状态, 可能我自己的名字最贴切, 不是说王兴伟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涵义, 而是最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和感觉。

NC: 这次的展出的绘画作品分成“室外”和“室内”两个部分, 在创作这些展出作品时就有这个想法吗?

WXW: 创作的时候没有想过, 讨论布展方案的时候才有的这个想法。把作品中的人物按照室内和户外分开, 可能是最普通也是最基础的一种分类方式吧。

NC: 在你最近的一些作品中, 突然再现了一些早期作品中的形象。多年之后, 这些形象的语境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。比如作品《无题(画家)》(2011)中画家的形象在2004年的《上海之夜》里就出现过, 再比如《女人体和几何形体》(2011)中的女人体在2001年的作品《后悔》中就出现过。除此之外, 这次展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你创造的全新的形象——在一段特定的时期中, 这些形象在你的多幅作品中反复出现, 但是又演化、变形。在“老太太”系列作品中, 似乎老太太的形象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, 和其他形象一起经历着一个系统的解构、融合, 又重组的过程。这似乎成为了一种隐喻, 或者形成了对中国当代教育系统的一种讽刺及批判视角。

WXW: 你说所谓隐喻和批判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附带的价值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最大化的获取造型的价值上。我通过一次次地塑造老太太的形象来“榨取”这个造型最大的可能性, 这有点像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。油画或者说绘画最本质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赋予造型的基础概念和逻辑。其他的东西都是这个作品的附加值, 我对其采取放任的态度, 不是我的切入点。

NC: 在老太太的诸多不同形象中, 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关乎形象和涵义的一个革新性的转变, 还可以看到你就形象、构图, 以及处理背景和人物关系的一种细致的研究。在作品《无题(花盆老太太)》(2011)中, 花盆代替了老太太的头, 变成了人体的一部分。你觉得我们在“室外”部分也能找到这种“移位”吗?

WXW: 这些作品都联系得比较紧密, 非常紧凑。一个原因是我在同一段时间里完成了这些作品, 有一些形象就会停留。换句话说, 消失也需要时间。这就像我们看东西一样, 有些形象即使已经消失, 在眼前会有一段滞留的时间。有时候场景消失了, 但是里面的一些形象还在, 比如你提到的花盆, 这是我主观的视觉意识导致的。你说的老太太的头变成了蔬菜, 这其实是电影博物馆里的大树的变体。我当时画那些大树的时候, 就觉得它们有人的形象在里面, 所以老太太的头也不完全来自花盆的形象, 作品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。这种“移位”的发生和室内或室外的关系不大, 而是和作品的系列性和连续性有关系, 例如在《小何同志》(2008)系列中, 小何的右手在后面的版本中演化成鹅的头。

NC: 能否再从技术的层面多谈谈形象和比例转换的重要性? 比如在《女人体和几何形体》作品中, 体量元素的简化与并置创造了一种新的逻辑, 以及心理层面的关系。

WXW: 其实这些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的假设上——我假设画面上所有的形象都有内在的联系, 并且越紧密, 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越强烈。外形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积的关系。我所做的就是简化、强化体积之间的关系, 以此达到简化、强化外形之间的关系。以体积为核心强化了不只是“看”和“知道”, 而且要“进入”和“体验”, 你要钻到体积里, 化身为这个体积, 所以它往往也产生心理的影响。

NC: 在展出的作品中, 出现了三个画家的形象: 一个是出现在《无题(中国毛笔No.2)》(2010)受“西方市场欢迎”手拿毛笔的女画家、一个是你的“演员”——在《上海之夜》和《无题(画家)》中都出现过的画家形象; 最后一个是一个真的画家——毛焰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画家?

WXW: 其实毛焰也是“演员”, 因为画面也是取自一个剧照。至于为什么是画家, 这是因为我现在很难给自己画一个自画像, 所以看见拿着画笔的人, 我就挺感兴趣。

NC: 从作品形象的素材来说, 有的是完全虚构的, 比如拿毛笔的假画家、有的是基于他人作品的再造(如《其乐融融》(2011)), 又或者是来自现实中的人, 比如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白岩松(《白岩松》(2011))。你怎么看现实和

想象之间的关系？

WXW: 咱们可以回到之前谈到的“榨取”的问题。我其实都是从如何“榨取”造型的价值入手，这个才是我最初的切入点。虚构的形象或者现实中的原形对我来说都是开始。对我来说，它们都是待挖掘的对象，其实每一个形象都是如此。当然，附带在这些形象上的价值也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，对此我完全清楚，也毫不排斥，但是这并不是我的切入点。其实所有画都是一样，没有没有意义的题材。